

YISHUGUAN
DAYUAN
DE
ZAIERMEN

艺术馆大院的 宅内人

黄家骢 ◆ 著



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
出版基金资助

艺术馆大陆的 花儿们

黄家骢 ◆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馆大院的崽儿们 / 黄家骢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229-09280-1

I. ①艺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7945号

艺术馆大院的崽儿们

YISHUGUAN DAYUAN DE ZAIERMEN

黄家骢 著

出 版 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傅乐孟

责任校对:刘小燕
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卢晓鸣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 印张:13.375 字数:390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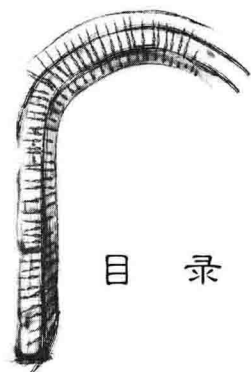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280-1

定价: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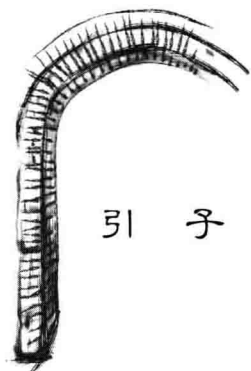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- 引 子 他在眺望蓝色星球 / 1
- 第一章 过往的日子在脑海漂浮 / 3
- 第二章 我们也要排样板戏 / 16
- 第三章 “政审”打碎了哥俩的文艺兵梦 / 34
- 第四章 “小火车”穿行在热带雨林 / 48
- 第五章 民族歌舞团去演京剧,赶鸭子上架? / 63
- 第六章 盐巴米汤撒上韭菜就是“九菜一汤” / 82
- 第七章 阿娟腼腆地朝他笑笑…… / 98
- 第八章 苟小栓犯罪咎由自取 / 112
- 第九章 铸铁药罐裂成两半,黑色的药汁滴落在火塘 / 118
- 第十章 “不得妄语”是他心灵深处时时发出的警告 / 144
- 第十一章 天被捅了个窟窿,要出大变故了 / 159
- 第十二章 我真舍不得放你走了…… / 174
- 第十三章 橘红色的霞光从茂密的橡胶树枝叶间倾泻而下 / 191

- 第十四章 把我的双腿埋在那片胶林里,以后还想去看看…… / 208
- 第十五章 孩子既然来了我没理由躲避 / 224
- 第十六章 知青返城手续用的公章被麻绳吊在办公室大门上 / 247
- 第十七章 杨晓耕进行着与父亲多年未有的心灵对话 / 267
- 第十八章 咱边疆都走一遭了,还怕教授提个问吗? / 283
- 第十九章 他明白了,自己最思念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/ 297
- 第二十章 他走出报社的那一刻,命运被彻底颠覆了 / 314
- 第二十一章 除夕是中国人最温馨最幸福的夜晚 / 329
- 第二十二章 珂珂忽然问道,你是我爸爸吗? / 345
- 第二十三章 彤玲通过院中的花坛,慢慢走向宿舍楼 / 361
- 第二十四章 阿娟的“南瑶风”在鞭炮声中开业了 / 378
- 第二十五章 晓耕的硕士学位批下来了 / 390
- 第二十六章 永远是——艺术馆大院的崽儿呀! / 404



引子

那一片烂漫的山花，在湛蓝的天空下疯狂摇曳，若不是透明的空中有几缕悠然飘动的彩云，那些野花儿们真好像自己要舞到天边去了。云彩翻卷出热带雨林绚烂的色彩：那些古树、老藤、茂密的植物群落……

眼下他又似乎闯进了层层叠叠的橡胶林地，那一排排挺直的树干，苍翠欲滴的枝叶，摇曳碰撞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胶林漫山遍野，延绵起伏，无边无际，像绿色的海洋，任他“巡洋”徜徉其间……不知从哪儿飘来湍急的溪流声，又加入发自心灵深处略带沧桑感的合唱哼鸣，那首从心底飘浮起来的歌——

高高的天哪

你是那样的蓝，

七彩的云哟

你要飘向哪边？

刺破云端的那座山

你究竟有多高？

流向天边的那条河

你究竟要走多远？

呵，那连绵的红土地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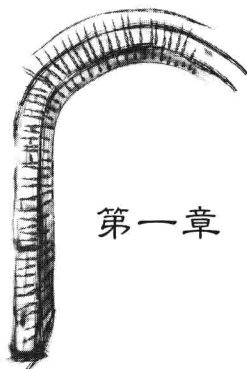
你究竟有多宽？

有多宽……

他在很高很远的地方眺望着蓝色星球，不知何时以何种方式在翱翔，穿越时空隧道，又在一片黑暗中急速下坠、飞旋……突然眩光四射——那是爆炸声，引来一片刺眼的眩光。

强光掠过，眼前又晃动着热带雨林的画面，但瞬间又崩裂，那些泥土、炸碎的树木、叶片被纷纷抛起砸下。于是一切又归于黑暗，静寂。黑暗中唯有自己放大了的心跳声，“扑通、扑通”……越催越急。

于是，又分明听见了嘈杂的脚步声，人的喘息和对话：“快，快！抬平点儿。”“一排长，一排长，醒醒。”“小心，抬高点儿。走稳啊！”……



第一章

1979年初春，南部边境的热带丛林仍是那般溽热。隐在山谷植物屏障中的战地医院，几排平房，几排帐篷，构成它的临时抢救处所。他躺在急救床上，仍然处于深度昏迷中，围在他身边的医护人员此起彼伏地对他实施着心脏按压起搏，汗水浸湿了白衣战士的衣襟。

终于，不知谁说了句，心跳停止。施救者互相对望一眼，失望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不知多久，仿佛是黑暗的屏幕透进一丝光亮。遥远的天边有人说话：瞳孔还没扩散，再试试？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微弱的心跳声，“扑通、扑通……”由远而近由弱到强。突然，空中划过刺耳的啸叫声，又越飘越远……转而为山间的流水声代替，十分悦耳起来。

3

黑暗中，终于又有人说话，有了，有了，心跳有了！

雷阳醒来时，已经是七天以后了。随着守在雷阳病床旁的护士许小燕兴奋清脆的声音，那几名头戴军帽的医生们都围拢过来。病床上的他仍处在失忆状态，眼光木讷，痴傻。强光使他不时眯缝着双眼，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，看不清这个混沌的世界。然而不知怎的，一串梦幻风格的钢琴旋律却在他的脑海中回旋，似乎在倾诉，把那些迷茫、困惑、苦思、冥想，一波又一波推向高潮。

就这样日复一日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雷阳在昏沉困顿中度着他重生后的日子。眼前不断重复的，是那个清秀高挑的身影，孜孜不倦地守护着这个新生儿一样的青年人。她在他的床前，仔细打量着他的脸色，观察着输液瓶中的药量，又给他换药，给他擦身，虽然翻动他的身体时有些吃力，但一天天习以为常，动作越来越熟练……给他喂饭时，常常是几经艰难，汤水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，她一遍遍给他擦着，乐此不疲。

终于有一天，病床上的雷阳眼光开始重新聚焦，他凝视着许小燕的那双黑亮忽闪的眼睛，调皮地笑了。许小燕发现了这令人惊喜的瞬间，也专注地看着他的表情，仔细打量慢慢靠近他，用手绢为他擦着嘴角的涎水，一边凝视着他那张瘦削帅气的脸。

一个月后，困惑的，痛苦的表情又重回到这个23岁解放军排长的脸庞。那天下午，许小燕坐在他的病床边，正在为他念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章节，姑娘抑扬顿挫的声音在病房上空回荡。雷阳凝神倾听，似乎被眼前姑娘描绘的场景陶醉了，又似乎对这一切感到不解与困惑。姑娘的声音渐渐变得飘忽幽远。他的眼里忽然叠起一幅画面——边境的山道上。他和一队战士牵着骡马驮起的弹药，行走在山崖小路上，左靠山岩，右临悬崖。山谷里，一群瑶族妇女在烟叶地里收割烟叶。突然有人踩响地雷，惊天的爆炸声轰然而起，引出一片惨叫声。炸起的泥土和烟雾里，有人倒在血泊中，人群大乱。山崖上，战士们的骡马受惊，发出惊慌的嘶鸣。雷阳的骡马猛地兀立……

野战医院的病房里，病床上的雷阳忽然神情激动，口中喃喃：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许小燕放下书，看着他笑了：“你呀？你是雷排长啊。”许小燕像哄小孩一样点着他鼻子说：“你姓雷啊，雷，就是雷电的雷……”雷阳痛苦地、努力地回应：“雷，雷，雷……”

窗外，灼热的阳光照进病房，射向他的眼睛，他骤然闭眼，少顷又慢慢睁开，嘴里喃喃：“阳，阳……”“对呀！”许小燕忽然兴奋地跳了起来：“雷阳，就是雷阳，就是雷阳啊！”她动情地一把拥住他：“你终于知道你是谁了！”两个人呼应对答：“雷，阳！雷，阳！……雷阳！”“太好了，哈哈……”七彩的光斑跳跃在雨林中的战地医院，山谷中的医院在一片斑斓的色彩中旋转起来。许小燕的笑声在空中回荡。忽然天边有一群人在呼喊，雷阳——！

山崖上，雷阳的骡马被爆炸声惊起兀立，它背上驮起的弹药箱已经倾斜。雷阳急冲上前，拼命勒住缰绳，意图控制住受惊的骡马。骡马虽然没有挣脱惊跑，但战战兢兢，后蹄滑向悬崖。情急之中，雷阳用双肩抵住骡马一侧，使劲将它推回山路。突然，他踩在悬崖边的岩石突然坍塌，他的身体失去重心，向幽深的山崖坠下。

黄昏时分，战士们在深谷下的草丛中发现了雷阳。尽管众人不停地呼喊着他的名字，雷阳却始终没有回应，有人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。连长低着头流泪。有人哭出声。这时，戴着钢盔帽的团长陈永兴匆匆赶过来，问连长什么情况。连长说：“是老百姓踩响了敌方越境埋下的地雷，骡马受惊了，一排长雷阳为了保护骡马弹药，掉了悬崖。”陈永兴瞪圆了双眼吼道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连长告诉他：“一排长牺牲了。”陈永兴连问几遍，均不相信。最后一把抓住连长衣领大吼：“你给老子搞清楚，他是我最好的兵，是师里指定的战术苗子！”躺在地上的雷阳仍然双眼紧闭。陈永兴死盯着他的脸庞，痛心不已。

突然，有战士悄悄惊呼一声，一排长手指头动了一下！陈永兴赶忙上前俯下身子，耳朵贴住雷阳胸部，瞬间他大声吼道：“快送战地医院！”

又是一个月后，在战地医院外科办公室，请来会诊的专家和医生们仔细查看着雷阳的脑部拍片。战地医院院长向专家们介绍说，这已经是奇迹了——从近30米高的悬崖上摔下来，头部重创，心脏两次停止跳动，一般抢救过来也只能是植物人，看来我们低估了他的生命力。一位头发花白的专家若有所思，问：“他现在记忆恢复了多少？”主治医生说：“可能恢复了20%，相当于五岁龄的智力水平，右侧肢体运动神经瘫痪。”老专家又问：“苏醒后几个月了？”主治医生说：“3个多月，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，看来他恢复到健康人水平的可能性不大，下一步……”老专家摆摆手止住他的话说：“现在下结论还早，人的生命潜力是我们自己都无法估量的。”他思索一下说：“这样吧，转到我们陆军医院来做康复治疗。在生命面前，我们都不应该轻言放弃。”

3个月后，在昆明陆军总医院大院内，树荫下，坐在轮椅里的雷阳，已经能够伏在扶手前搭的木板上写信了。这3个月来，他已经大有好转，除了外伤，记忆功能恢复了不少，但运动神经功能仍未恢复。他用左手在写字，速度很慢，嘴里念着：“亲爱的妈妈爸爸，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……嗯，很想你们……，儿子受了点轻伤，不，儿子正在……训练，对，训练。”不能……他不时停下来想一想忘掉的字。

“雷阳——！”这时许小燕叫着他的名字跑过来。雷阳抬头望去，笑了。小燕来到他跟前扬扬手说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那是雷阳的一本影集，里边有他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照片。雷阳眼睛一亮，惊喜地笑了：“嘿，呵……这是从哪儿？嘿嘿……”小燕得意地逗着他：“嘿嘿，嘿嘿，没想到吧？”雷阳嘿嘿笑着说，嘿嘿……给我看，看看。嘿嘿，真想看？她高高举着影集，让坐在轮椅上的他够不着。

雷阳累了，“好了好了，不给，算了。”他突然眯着双眼，有

几分狡黠地说：“反正，那里边，都是我，舍不得你就……就留着吧。”小燕惊喜地望着他，“啊，你能说这么多话了，还这么连贯，你今天太棒了！”于是把影集递给他，又突然想起什么：“哎，给你看可以，有条件噢。”雷阳已经迫不及待：“什么条件，啊？”

许小燕让他把每张照片里的故事都讲来听听。雷阳皱起眉头想了想说：“没，没问题，保证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小燕把轮椅推到石凳旁，自己也坐下，两人开始翻看影集。影集第一页上是一张放大的照片，一群稚嫩少年扶着练舞蹈的把杆各自做着不同的造型，少年雷阳也在其中。雷阳凝神打量着画面，激动万分。许小燕又帮他翻开一页，影集里出现四个少年的合影，他们是三男一女，对着镜头天真稚气地笑。像一道阳光突然照进尘封的黑屋，雷阳的脑子似乎被一股暖流冲刷着。

嘿嘿，艺术馆大院的崽儿！——想起来一点儿不陌生，就像昨天还在一起嬉戏打闹，结伴而行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上学、放学，一起打饭，一起玩“捉官兵盗”，玩少男少女们常在一起开心嬉闹的恶作剧……呵，那些不知愁滋味的日子！他不禁用手指摩拭着照片上那四张稚气的笑脸，向小燕介绍着他的童年小伙伴：“那是杨晓耕、江海月、陆一帆。”还有，他们那一群里还有从小喜欢跳舞的彤玲、齐悦……他们是如何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一起各奔前程。记忆的闸门终于打开，一股洪流倾泻而下……

那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建筑，精巧的拱形大门上，挂着“江城艺术馆”的木牌。往里走去，是一座布局精致，绿树成荫，如公园一般的大院。几栋楼层不高的欧式建筑，显得典雅而庄重，点缀其间的，有游泳池、室外溜冰场、露天电影放映场。

大院里，时常出现的风景是，钢琴的旋律把人们引向舞蹈练

功房，这座城市的业余文艺骨干们在老师指导下练习舞蹈基本功；美术教室里，孜孜不倦的美术爱好者在老师指导下画着石膏模特；入夜，露天放映场的水泥凳上座无虚席；露天溜冰场布置成的临时舞池里，对对舞伴旋转着，大院里的孩子们却在人群中穿梭嬉闹……雷阳的童年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，在那些最初的笑声和欢乐中，也催生着孩子们最早的憧憬和梦想，凝结着伴随终生的“铁死”伙伴友情，演绎着那些酸涩而甜蜜的故事。

从小学开始，雷阳和杨晓耕同龄又同班，每天上学、放学形影不离。回到馆里，两人打饭和饭后活动也常在一处，被人们称作“城隍庙的鼓槌——一对”。江海月、陆一帆虽然不和他俩在一个班，但同在一个学校，自然放学时几个人也结伴而行，一路打闹，嘻嘻哈哈甚为开心。常常是，雷阳一高兴，在街上便徒手拿起大顶，用双臂往前“走”着，这时候小女孩江海月便鼓着掌给雷阳数数。而陆一帆便会不服气地对杨晓耕说：“这有什么，看我的！”于是他东施效颦也倒立起来，但没移动两步，就瘫倒在地，惹得三人哈哈大笑。

到了1969年，经过“文革”后的艺术馆大院的建筑物墙体上，到处刷满标语：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、认真搞好斗、批、改……

那天下午，在艺术馆的资料室里，一片狼藉的室内，到处散乱地堆放着资料图书、报纸。靠墙的一排书柜，柜门残破不堪，里面的图书也基本被洗劫一空。雷阳从屋顶天花板的一个圆洞里探出头来，看清了屋里没人，便双手吊着天花板，利索地落下。墙角的一只老鼠被惊起，飞速跑过，雷阳被吓了一跳。待他静下心来再次观察，确认屋里没人，这才飞快来到墙角堆放的一捆捆旧报纸前，猛地抱起一捆，来到反锁的资料室门口，对着门外“喵，喵——”学了两声猫叫。

资料室门外的走廊上，早就等在那里的陆一帆忙来到门口，“笃笃笃，笃笃”轻轻敲了几下。于是，门上的气窗被抵开一条缝，从上面掉下一捆旧报纸。陆一帆赶快从内衣里面抽出一条米口袋，把报纸塞进口袋里去。随后，对着门内压低嗓门问：“哎，还有吗？”见无反应，又唤道，“哎，拿点好看的，别净是报纸，听见没有？”雷阳闻声气得跺脚：“告诉你多少遍了，说‘老虎’！别‘豹子’、‘豹子’的，教不会的傻儿！”门外又传来三下敲门声“笃、笃、笃”。雷阳冲着门外不耐烦地轻吼：“没好看的了，滚了！”门外的陆一帆连忙捡起气窗上掉下的报纸，匆匆塞进米口袋。这时，走廊有人路过，正狐疑地望着这个平时的捣蛋鬼。陆一帆若无其事拎起口袋，哼着戏曲：提篮小卖，拾煤渣……向楼梯口走去。

宿舍楼顶的小晒台上，常常是男孩子们玩“官兵盗”游戏的秘密据点。少年杨晓耕正倚靠着屋顶的平台栏杆，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《布莱希特戏剧集》。忽然一只用细线拴着的卤鸭脚慢慢从天而降，落到书页上。他吃了一惊，好奇地欲伸手去取，那鸭脚又向上升起……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雷阳在阁楼天窗内用绳在操纵着。雷阳对他坏笑着：“嘿嘿嘿，书呆子！”陆一帆也做着鬼脸，夸张地吮着手里的卤味：“好香，好香噢！”杨晓耕也乐了：“嘿，两个鬼头，哪儿弄来的？”雷阳扬扬手里啃了一半的香香嘴儿说，“来一口？”说着扔过去一只卤鸭脚。陆一帆也从阁楼跳出来，手里举着鸭脚，嘴里还不停吮着另一只手指，“嗨，陆稿荐的鸭脚板太香了，解馋啊！”雷阳鄙夷地说，“真贱，给你个鸭脚板，你就可以当叛徒。”杨晓耕笑着啃一口，“嗯，是够香的。”陆连忙说，“哎，哥们儿，这回卖报纸赚了不少，够买一大锅卤鸭脚呢。”雷阳气得一把揪住他耳朵：“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卖‘老虎’，卖‘老虎’！你脑壳里边是糰子？”陆一帆哎哟，哎哟叫着，口称：

“哥们儿记住了，记住了！”杨晓耕连忙解围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到资料室去偷卖旧报纸了，那都是些有价值的资料啊。”雷阳面带不屑，“有什么价值？还不是被那些造反派一把火烧了。”杨晓耕叹了口气，几个人都沉默不语。

大院小坝子空地上，一群八九岁的小女孩围在一棵黄葛树下，看蚂蚁搬家。嘴里有节奏地反复念唱着一首童谣：

蝗司蝗司蚂蚁，
请你家（gā）公家（gā）婆来吃朥（gǎ）朥，
坐的坐的轿轿，
骑的骑的马马……

另一群大一点的女孩儿在空地上跳橡皮筋，有江海月、彤玲、齐悦等，都是十五六岁。她们也边跳边反复念唱着：

“一二七”叮叮当，
叛徒就是蒲志高，
出卖了人民出卖了党，
出卖了我们的江娘娘……

女孩儿们中，唯独身材高挑，腿长手长的彤玲跳得最为出彩。每每用她的长腿迈过高于头顶的皮筋时，总是惹得女孩儿们惊叹喝彩。哇！彤玲这都能够着，你让我们怎么跳？

这时旁边跑过来一个小女孩，叫着：“海月姐姐，海月姐姐，陆伯伯叫你们都去开会。”“晓得了，乖。”海月摸摸那女孩的头，问彤玲，“开什么会呀？”彤玲摇摇头，“不知道，听说陆老伯被革委会派回来专门管理家属小孩儿。”“哦，怪不得呢，听说他当革委会副主任啦？”江海月恍然大悟。彤玲说，“是啊，他是工人代表嘛。”

陆永寿是陆一帆的父亲，之前一直是艺术馆的电工。馆里成立“革委会”，需要一个工人代表，他平时为人忠厚，“文革”中哪一派都没参加，是个中性人物，于是被推上了副主任的位置。

女孩们收起橡皮筋，慢慢往会议室走去。路上，彤玲忽然想起件事，问道，“海月，听说海洋哥回来啦？”江海月点头。海月的哥哥江海洋是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高材生，已经读到大三，学院停了课，所有学生都放回原籍，等待分配。这个消息让平时就喜欢舞蹈的彤玲兴奋不已：“太好了海月，找个机会跟他说说，让他教教我们吧。”江海月：“也不知道哥哥肯不肯。”见彤玲期待着，便先应道，“好，我试试吧。”全部家属孩子集中到大会会议室。他们大都十五六岁，男孩女孩各坐一边，打闹着，开着各种少男少女的玩笑。

陆永寿四十多岁，还穿着那身灰蓝色的工作服，笑咪咪地望着这群孩子。见时候不早，便大声招呼，“别闹啦，静一静……娃娃们，听我说。”孩子们平常就不怎么怕他，这时仍然叽叽喳喳闹着。见陆一帆在揪前排江海月的小辫，陆永寿大声喝道：“陆一帆，你个鬼胆胆儿，再不老实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”这一下引来全场大笑。陆永寿也忍不住笑说：“你们看，我就是个电工，也不会说什么话。”杨晓耕见状，站起来招呼大家，我们听陆叔叔说，请陆委员讲话。说完带头鼓掌。

陆永寿口称：“好，好……”对大家不停点头。又说，“娃娃们，我没什么文化，咱们馆里呢，大人们都上学习班集中搞斗批改去了，你们的学校又都停了课。所以嘛，就让我来给你们当个临时家长。”孩子们又鼓起掌来，陆永寿竟有些感动。他告诉大家，学习班在郊区的煤矿技校，大人们都集中在那里封闭搞运动，半个月才回家一趟，临时让他回馆里就是为了把孩子们管理起来。说到学习班里边，陆永寿有些迟疑：“怎么说呢？呃，斗争

很复杂，这个，这个，反正不消停。不过大人们哪个不想你们在家里平平安安呐？所以……”他表示，他别的没得说，就是要求孩子们少打架，少惹祸，最好少上街。这一下引起全场哗然，那怎么玩呐，上哪儿去呀？

陆永寿不管孩子们怎么起哄，执着地提出要求。最后说，“噢，对了，最最重要的，千万千万不要到学习班去，那儿乱着呢……”怕大家没听明白，他又补充说，“呃，我的意思是，别让你们的父母不安生。”一句话反倒引起有些孩子的担心。杨晓耕问：“陆伯伯，学习班那边究竟怎么啦？他们在干些什么呀？”彤玲也问道，“是啊，我们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”陆永寿不好正面回答，说，这个可不好说。彤玲和晓耕对望一眼，都有些不解。彤玲说，“啥意思啊，为什么不在馆里搞运动，非要去那么远的学习班呢？”江海月也附和，“就是就是，真是搞不懂。”陆永寿便说，“好多事情我们大人都搞不懂，你们就更不懂啦。我的意思呢，大人的事情，你们小孩不要管，千万别添乱，现在已经是够乱的啦……呃，总之呢，一定少惹祸，安安生生管好自己知道不？”

当天晚上，露天电影场又放坝坝电影，那个年月，本来没啥看的，露天电影大家挤在一起看挺热闹，价钱又便宜，五分钱一张票，成了居民们首选的娱乐形式。天还没黑，场子前面一排排固定的水泥条凳，已被占了一多半，到天擦黑，场内已是人山人海。

艺术馆内的人算是近水楼台，从来不要票。雷阳被杨晓耕约去占位。说快开映了，还不待会儿没位子子了。雷阳谈心无肠，“又是‘南瓜白菜’有什么好看的。”陆一帆跑过来补充，“说不是‘南征北战’，也不是‘地道战’和‘地雷战’，是阿尔巴尼亚的‘宁死不哭’。”雷阳扭头不屑，什么乱七八糟糟！杨晓耕连忙更正，